

幸存錄
上下



幸存錄上

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
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
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
還三年崩壞北都南陌遺弓痛憤生理已訖稿京
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予也應死之
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
死耳又復何云然于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

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寔也就
予所憶質之言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
失之畧者有之失之誣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潛卷
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墨時缺蠅頭書
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

國運盛衰之始

其論有極正者有極偏者不足盡信存之可也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
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
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

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
于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
從繼光建城堡墩台制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
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東夷聞而畏
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迨烈皇帝登極磔魏
璫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邊事慰勞倍至詢
以東夷何日可滅崇煥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
午門羣臣問可奏續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
五年懟上心云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

崇煥遂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論俱以
邊臣相炤應乃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言
路如崇煥言崇煥无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欵
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吊東夷
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夷之命遂
以平東夷自歸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
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
遼人牽制舍伏海蓋時時襲東夷有所斬獲頗有
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

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夷闌入遵化撫臣劉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夷長駟迫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東夷自任一旦經夷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東夷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悚滿朝冀朝臣懼而從欵議也顧上英明終不敢以欵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

中人又喧言崇煥寔導東夷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輦俱爲統帥遼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函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虜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治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印巡撫撫寧遠劉大訓撫薊州

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秦撫耿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卽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大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東夷一犯宣府一入山西兩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爲至劇我之兵力每以計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之不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東夷與寇一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東夷晏然以爲得都成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旣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爲寇爲先帝之仇東夷能爲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

爲寇所攘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
我謀不藏將不擇兵不練廷臣邊事于度外邊臣
以尋端卸患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滋章如狂
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辟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
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爲少司馬時嘗一晤李
成棟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以邊事
云爲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

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
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
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剗刦
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級受賞卽除前貸故人皆
樂爲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
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强焉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
者漸移以給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
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
游者必以李氏爲利藪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

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嘗叩之遼友曰此
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娓娓精當及如
柏輩旣弱且蠢與言皆潰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
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卽遼事
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夷
罪李亦屬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
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卽
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卽糾廷標十大罪下
獄擬辟言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

所集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旣瘦死如標自分死
無日矣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標夜出
囹圄家寓城外人不相通忽而叩門家中駭以爲
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遼事之起
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彰明較
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
鬼哭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
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

止尤爲史籍所不輕見己未二十九日四路發兵
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
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
黃土也旣抵席忽睹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
耳實天色如赭下炤也酒散歸衣巾皆染雨土滿
矣閱兩日報至遼東之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
日忽大風蔽天地覲面不相睹廣陵之破余亦計
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癸未
甲申之期天變尤多其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

三石金
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擊死內侍若干甲申二月
寇漸逼都余姪永遊北雍遽歸至中途遇大風不
止拔木飛瓦行人皆偃仆焉天之示戒爲何如也
惟南都之破無甚外徵豈天以爲不復可倣故置
之耶

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
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爲庶幾而武臣如劉挺
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
唾罵一世謂皆出已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

未成乎吾鄉朱本洽爲永郡守

平

嘉興錢士晉爲

真定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興將與其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東夷而固遼好弼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爲亦作此語遼事豈可爲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人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如郡邑一槩徇私致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鳴但知嚴處士子而已不能一破情面也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崇煥少

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
分校闡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
闕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
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寔爲有功
遂自矜爲東夷已破胆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
五歲滅東夷了無成算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
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
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慙失言遂以用人
措餉等事再請于上倘有不相應卽可借爲卸擔